

本土文本

乡下爷爷

□刘剑波



绘图 瞿溢

从姆妈家回来的路上，淑玉又打电话给姨娘、舅舅和几个朋友，让他们来拿年货。

作为女主人，淑玉既周到地接待来客，又不冷落公公。她让公公坐到沙发上看电视，斟了香茶，剥了橘子，茶几上摆满精致的上海小点心。她是最讨厌来人在家里抽烟的，但她还是递给老爸一包软中华。

秀奎捧着茶杯，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心里暖洋洋的。他觉得来上海过年是正确的选择。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乡下家里过年。他已经好多年没抽到中华烟了，心里痒得像有小虫子在爬，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

电视在播东方台的一个滑稽戏，一群上海大妈坐在那儿笑得东倒西歪。秀奎早年间跑过码头，上海方言多少懂一点，可是他没心思看，他的心思都在小孙子身上。

上午一到儿子家，秀奎最想看的就是小孙子。可是小孙子去补习英语了，要中午才能回来。

淑玉一直在厨房乒乒乓乓地忙，中间还削了个苹果送过来。秀奎很不过意，他伤感地想，要是老伴还活着，一起到儿子家来过年多好啊。

12点刚过，门就被敲得咚咚乱响。淑玉从厨房里出来，嚷着，这小鬼从来不按门铃。

门刚开，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就闯进来了，那脸蛋，那眉眼，长得太像李煜小时候的样子了。秀奎赶忙跑过去。

淑玉说，快叫爷爷。孩子也不认生，天生对他有种亲切感，一声“爷爷”叫得他差点掉下泪来。

秀奎把准备好的红包递给小孙子。红包鼓鼓的，显得很有分量。小孙子把两只小手背到身后去，连声说，不要，不要。一旁的淑玉说，爷爷给你，你就拿着吧。小孙子这才拿过去，谢谢爷爷，谢谢爷爷。淑玉说，阿爸，让您破费了。秀奎道，头一次见孙子，应该的，应该的。

秀奎对小孙子说，大年初一爷爷带你出去放风筝好吗？爷爷花了两天两夜给你做了个大风筝。小孙子乐得拍起了手。

淑玉在边上喝了一声，杰克，

快回你房间做作业，不做完今天的作业，勿许出来。

秀奎有点懵，怎么取这么个名啊。以前听李煜说过，小孙子叫帮帮。唉，帮帮多好听啊。

杰克做完作业从房间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淑玉已经把公公带来的年货处理完毕，李煜也下班回来了。根据事先安排，全家人要去小区附近的饭店吃饭，也算是给秀奎接风。要动身时，杰克问爷爷，你想看看黄浦江边吗？淑玉说，等回来再看。杰克不愿，我要让爷爷现在就看。秀奎有点摸不着头脑，黄浦江离这很远吧。杰克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口气像个大人。他把爷爷拉到阳台上去，指着立在那儿的高倍望远镜，黄浦江就在里面。

秀奎把望远镜套在眼睛上，一下就看到了灯火璀璨的黄浦江，看到了船只，浪涛，栏杆，和江边的广场，那些行人的面孔多清晰啊，眼睛、耳朵、鼻子。他还看到了偶尔掠过的海鸥的翅影，而这一切近得仿佛就在楼下。

杰克说，爷爷，大年初一我们去黄浦江边放风筝。秀奎连声道，好啊好啊。杰克又说，望远镜是爸爸给我买的，爸爸想让我当天文学家。妈妈想让我当钢琴家，我上幼儿园，妈妈就给我买了钢琴，等吃好饭回来，我要弹首歌给你听。

秀奎恨不得把杰克抱起来，就像抱小时候的李煜那样。

李煜把菜单递给老爸，让老爸点菜。

秀奎正忙着给杰克变戏法呢。秀奎年轻时学过魔术，会几招，虽然很多年不玩了，但功夫还在。秀奎从衣兜里掏出三只红色塑料球，分别扣在两只碗里，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只碗问杰克，里面有几只球。杰克刚才亲眼看到爷爷把两只球扣在碗里，于是回答两只。

秀奎说，你揭开看看。

杰克揭开碗，里面却是空的。

杰克瞪大眼睛，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秀奎说，看好了，爷爷再来一遍。

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将一只球扣进左边的碗里，另外两只扣进右边的碗里。

秀奎指着左边的碗问，几只？

杰克说，当然一只啦。

秀奎揭开碗，里面却是两只。

杰克再次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用手背揉揉眼睛，怎么回事啊，不是我看错了吗，爷爷再来一遍。

在爷孙兴致勃勃地玩这个游戏时，淑玉一直埋头玩手机。她的注意力完全被手机屏幕黏住了。

秀奎又来了一遍。这次杰克的眼睛瞪得比汤圆还大，不过秀奎任何细微的动作。可最后还是猜错了，杰克很沮丧，但同时也成了爷爷的铁粉。他拉住爷爷的手，大声嚷嚷，快教教我，快教教我！

秀奎说，马上就要吃饭了，爷爷大年初一教你好吗？爷爷已经想好了，大年初一上午，我们去放风筝，下午教你魔术。

杰克拍着手，用英文说，good, good, very good!

爷爷，你会讲故事吗？

爷爷太会讲故事了，你爸爸小时候就是听我故事长大的。你喜欢听啥故事啊？

我喜欢听鬼怪故事。

咋这么巧啊，爷爷的故事可全都是乡下的鬼怪故事啊。

杰克喜不自禁，那我今天晚上跟你睡好吗？

爷爷说，那得你妈妈同意啊。

杰克对妈妈说，今天晚上我要跟爷爷睡。

淑玉从手机上抬起头来，依说啥呀？

杰克又说了一遍。

淑玉拉下脸来，依哪能跟爷爷睡呢？

杰克不高兴了，嘟哝着，我就要跟爷爷睡，我就要跟爷爷睡。

李煜打圆场，吃了饭再说嘛。

点的菜全端上来了，给秀奎要的上海老酒也热好了，四个人开始吃饭。

淑玉说，阿爸别客气，随便吃，上海就是你的家啊。这话明显夸张了，但老爸爱听，觉得比喝进肚子里的热乎乎和上海老酒还暖和。李煜知道老爸爱吃红烧肉，特地要了个大份，还不停地搬到老爸面前的瓷碟里。

秀奎的碟子里已经有了一堆红烧肉了，秀奎撩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坐在身边的杰克的碟子里，然后

又撩了几块放进去，快吃，快吃。

坐在对面的淑玉眼疾手快，站起来夹了一块红烧肉送到杰克嘴边，来，吃妈妈的。杰克一口吃进嘴里，边嚼边问妈妈，怎么不能吃爷爷的？

秀奎笑着说，一样的，一样的。李煜注意到，老爸脸上的笑，越来越僵硬了，可还一直挂在脸上。

淑玉又撩了几块，放进杰克的碗里。李煜把杰克的碟子端过去，把里面的红烧肉倒进自己的碗里。

就像戏台上冷场一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谁都不说话了，闷头吃着。

李煜没话找话，老爸，我们安排您睡我书房，委屈您老人家了，等明年新房子装修好了，就有房间了。

老爸摆着手说，没事的，没事的。

杰克说，我要跟爷爷睡。

李煜说，爷爷睡的是沙发床，两个人睡不下啊。

淑玉没说话，只是用筷子敲了敲碗。

到家快九点了。李煜把老爸领到卫生间洗澡。杰克在房间里缠着妈妈，要妈妈同意他跟爷爷睡，好听爷爷讲乡下的鬼故事了。淑玉不知怎么突然提到了奥特曼。淑玉说，你不是喜欢奥特曼吗？你有没有看出爷爷像不像一个怪兽？

杰克茫然地看着妈妈，爷爷不像怪兽啊？

淑玉用神秘的语气说，本来妈妈不想告诉你，可是为了你安全，妈妈还是想告诉你，爷爷其实是怪兽变的。你看着不像，这说明爷爷伪装得好。

杰克笑了起来，我不信爷爷是怪兽变的，妈妈在编故事。

淑玉信誓旦旦地说，爷爷真的是怪兽变的，妈妈啥时骗过你？

那爷爷是哪个怪兽变的？

爷爷是艾雷王变的。

杰克有点疑惑，艾雷王有很长的尾巴，爷爷怎么没有啊？

淑玉说，傻瓜，他会变啊，就像孙悟空，把那么大的金箍棒变成了一根绣花针。

杰克又问，那么，他会吃人吗？

淑玉说，只要不靠近他，他就不会吃人。你可千万不要靠近他啊，更不能跟他睡，要不，他会吃了你。(二)



江海新韵

心语独诉(组诗)

□曾令阳

春语秋歌	正向南方迁徙 漫天相思，已印满白色
春天的桃花已藏在心底 风雨一次次来访 容颜依旧 芬芳在心中绽放	素笺 醉人秘密，遇红梅深情而歌
初冬，有一缕心思	大雪之恋
秋风吹来的季节 那一片枫叶 被白鸽衔着去了远方	向你表白 无遮无掩 寒梅也羞红了脸 一如天边喝醉了的晚霞
在季节的十字路口 秋已拥抱落红离去 凄风苦雨中 太阳似乎也失去了热情 流云叹息的泪，凝成冰霜	痴情 只要春色一次深情的凝眸 我愿把一颗真诚的心毁掉 化作祝福的霞光，随你远航

晚春的书信(二首)

□孙 剑

—	你好，见字如见面 还有署名前的此致 敬礼
—	二
透过阳台望去 春天已经完全打开自己 阳光越好的时候 那些花越开得飞扬跋扈 这个春天，憧憬的远方 属于奢侈的事物 我的山水册页 已经束之高阁 很多诗意 只能安排在局部的空间 天空依旧蓝而高远 我只想静下心来写一封	被草木洗净了的春天 就要往深处走了 看看晚樱，看看海棠 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春天 还有生活的片段 手机上划屏而来的 好消息或坏消息 各自保重啊 那些省却的会面 and 别离 有些只是小额的忧伤 有些清晰如摩崖石刻 我们眷恋和热爱的 也正是那一部分坚韧

沙地(二首)

□宋一枫

沙地	安下了家
沙地 毕竟一粒泥沙 干涸的深谷 或是玛尼堆上石头的风	月亮湾的海
化吗 狂风之后稀有的淋漓 挣脱了山体故乡	海滩，几乎没穿任何衣衫 眼睛里就是露裸的影子 密麻而细腻的沙泥 泥螺爬过缢出生命的曲线
感觉像一个女子 逃婚私奔 从此，未曾有过的酣畅 快感，融进 沱沱溪流 滔滔江水 滚滚而来	傍晚，一天中最有情意 太阳留恋在西岸 几经回眸，不忍离去的 样子
路太过漫长 也许只在一瞬 每次的翻滚 犹如无始劫中一次轮回 那些失散了的兄弟 以及姐妹 留在了西陵巫塘	漂泊而来的水，蘸上盐 世间的咸味，应该由此 月亮悄悄地爬过来 把碎银铺满海滩 仿佛馈赠落日的厚礼
怀上了青稞的卓玛 无意两岸猿声 无视三峡风华 江海尽处 爱情的沙地上 便在日出时 拜堂成亲	光着脚享受泥沙的舒适 这月亮湾的海 如梦如幻 满足我写了一首诗

老家赤岸(散文)

□蒋 璿

李堡这个地名有点土。《嘉靖维扬志·军政》记载，“李家堡”有“官一员，军五十名”。《海安县志》说，李堡古称“赤岸”，其地西接蜀岗，土高色赤，汉朝初年，吴王刘濞凿邗沟，自茱萸湾经海陵仓至如皋赤岸乡蟠溪，用以运盐。抗战期间，八路军129师师部驻太行山赤岸村，师长刘伯承盛赞“赤岸”二字。李堡为什么干脆就叫“赤岸”呢？

李堡这个“赤岸”，尘封已经很久。李堡北乡原是黄海滩涂，遍布盐场，称作“灶”，“么灶”“李灶”“汤灶”“八灶”，烟熏火燎，煮海为盐。十九世纪中期海水东退，盐场废弃，始植元麦、大豆和蚕豆，比状元张謇发起的沿海垦牧早半个多世纪。

民谣说：李堡人生得苦，出门九个四十五。望文生义，似乎生为李堡人是苦了一点。四十五里在农耕社会为小车（独轮手推车）一天的行程，三十里“打尖”。如皋、海安、栟茶距离李堡都是四十五里，九个四十五有拼凑之嫌，九为大数，九处城邑市镇，居于“九”之中心，苦中作乐，小中见大，透出前辈乡人的自许与自娱。

李堡人把勤和俭做到极致。民国肇始，老镇称作“市”，商人自治，感觉膨胀。商会编有杂志，十六开本，售价大洋二角，我在何老先生处见过。杂志上的政论文章出自如皋师范老校长、乡贤仲介之先生之手，论中日必有一战，言之凿凿，慷慨激昂。何老先生的散文描述春日赛马，

豪绅纨绔骑高头大马驰骋范公堤上，名为抗日之备。日本人来了，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到李堡，后来不知所终。长驻李堡的是自称“和平军”的伪军，没有逃走的商人成了顺民，私下里与北乡唐洋三仓的新四军来往交易，如皋、南通乃至上海贩医药文具，交换根据地的大豆棉花。打仗的日子多发生于解放战争期间，粟裕指挥苏中七战，最漂亮的第4仗就发生在李堡。曾经担任省文联主席的作家李进，其长篇小说《在斗争的路上》，是“文革”前江苏省内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写李堡北乡解放战争初期的故事。

此后的李堡，一直与时俱进，所有的运动，一概未曾缺席。自选动作只有一个，演戏和看戏。

可能是源自内心深处“赤岸”情结，李堡人变着法子从戏里找乐子，虚拟生活，放大自我。镇上有一个剧团，人员各有单位，晚间接中排练，“文革”前演过大戏《三世仇》《白毛女》还有《洪湖赤卫队》，“文革”期间演过全本《红灯记》《沙家浜》，自编自演话剧《江海潮（三打李堡）》。这些戏还去周边乡镇演出，甚至出县出地区，不收演出费，只需管饭。

上面说到的剧目，主题都离不开阶级斗争。李堡镇业余剧团有例外，创排小戏《一只蛋》，去南京参加省里的会演：公社社员捡到一只鸡蛋，纠结于拿回家还是缴公，经过“斗私批修”，献给生产队。队

长犯难如何处置，来了送货下乡的货郎担，以蛋易物，换什么又是一番纠结。最终一枚鸡蛋换了一根针、一只顶针和一框线，缝好了队上的破麻袋，欢欢喜喜送公粮。

《一只蛋》打着时代的烙印，却也冲破了“三突出”的樊笼，显露出人性的丰富和温暖。

打着时代烙印的还有李堡人民剧场。

1958年“大跃进”，李堡盖起了有史以来单团体体量最大的建筑物人民剧场。剧场里的木条凳可以坐1000人，开大会、演大戏，有了风雨无阻的好去处，乡人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文革”之后，李堡剧场接待过好些个国内知名演出团体，京剧越剧黄梅戏，名角联袂而至，都是连演几场十几场，场场爆满，喝彩声震耳绕梁。按今天的标准，李堡剧场从落成那天就是危险建筑，拆庙拆来的檩条长度有限，一架梁要接三四处，用铁件铆接。后来条件好了，梁上挂吊扇，常有锈蚀的铁屑掉落头上肩上。再后来条件真的好了，建起一处弘文大戏院，人民剧场就此寿终正寝。

我的几个堂兄弟都是铁杆戏剧爱好者，票友发烧友，李堡建起全省（一说全国）首家乡镇文联，他们是戏剧协会和音乐协会的积极分子，京胡、二胡和三弦让日子变得滋味绵长。我有一篇散文《堂兄故事》，写他们的戏剧人生。另有一篇《小镇邻郊》，写命运和世态，

中庸和努力。上两文发在《雨花》上。我还以《走出李堡》为题写过报告文学，发在《钟山》上。

海防公路李堡人口处耸立着一块巨石，上书四个大字，中国李堡，字以红漆糅之，煞是醒目。每次返乡，看到那四个字心里都起涟漪。把“中国”和“李堡”连起来，连成词组，是哪位乡贤官绅的神仙创意？又想，“中国李堡”这词条提气，应该与乡人以一贯之的“苦”中作“乐”有关，追根溯源，与“赤岸”脱不了干系。无须苦中作乐，李堡可圈可点处很多。你可能不知道李堡出了几个文学院院长，几个作家，但你可能品尝过李堡麻虾酱，吃过李堡百页和老酵馒头。如果说麻虾酱和馒头百页登不了大雅之堂，那么，红色文化呢？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至今还有威名显赫的“李堡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呢？剪切机床智能机电呢？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呢？

子不议母丑，狗不嫌家贫，穷改变不了穷富，子女应该让母亲展颜舒心。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李堡人。定居海安县城几十年，我从来不说李堡是我的故乡，李堡是我永远的家乡。

作为地名，“海安”大方，“曲塘”文静，“赤岸”旖旎。“李堡”是土了一点，土得本分，土得实在。我不会说我是赤岸人，赤岸两个字只会想在心里，偶尔出现在梦中。老家赤岸，赤橙黄绿，惊涛裂岸。